

【編者按】這是根據呂朝暉和周雪菲的真實故事改編而成。呂朝暉 33歲，生於湖北，1991年畢業於武漢中南財經大學。現居美國南方的亞特蘭大市。周雪菲 28歲，生於四川，1995年畢業於甘肅師範大學。現被非法關押在廣東省三水市婦女勞教所。

從相識、相戀到結婚，這是一個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普通人的愛情故事。

從監禁、分離到天各一方，這是一個不尋常的信念使他們在患難中與共。

一段奇緣

1991年大學畢業後，我被分配到深圳稅務局工作。1995年9月考取了世界銀行的獎學金，來到亞特蘭大市的喬治亞州立大學，攻讀財務碩士學位。

1988年我曾得過乙肝。96年初再次患病，吃不下飯，全身無力，後來情況日趨嚴重，不得不退學，並四處求醫。6月的一天，在中國城附近的大華超市，看到有免費教授法輪功的傳單，我就想試試。沒想到不到一個月，不知不覺中，發現自己能吃飯了，以前一天吃不下一碗飯，現在一頓能吃三碗飯。以前每逢熬夜、下雨等不好天氣，肝部就隱隱做痛。現在什麼病狀都沒有了。自己心裡不斷暗暗叫奇。也就很自然地繼續修煉下去了。

96年8月，我回到深圳稅務局工作，由於業績出色，很快被提升為副科長，成為單位最年輕的副科長級的幹部。單位分房子，我分到了全國著名的模范小區——深圳蓮花北住宅區。在同齡人中，我算是生活、事業都是比較成功的了。

那時很多同事都知道我得過乙肝，但他們不敢相信我煉法輪功煉好了，因為現代醫學是沒有治療乙肝的辦法的。大家慫恿我去醫院做檢查，結果，30多項指標全部正常，只有兩項高出正常標準，但醫生說，這兩項是越高越好。這一下，同事們都惊呆了。法輪功這麼厲害呀！

因為親身經歷，所以一直堅持煉功。其實很簡單，就是每天早晨早起一會兒，到公園裡和大家一起晨煉。晚上找時間看看書，平時和一起煉功的朋友們談談心得。慢慢地就形成了這樣一個習慣，叫愛好也行吧。

心的邂逅

我們的戀愛、婚姻很普通。1999年3月一個星期六的

我和我妻的故事

文/肖陽

早上，我照常到家附近的蓮花區煉功點煉功，中間天氣熱了，就脫下外罩，抬眼時，卻看見一個穿藍色毛衣的陌生女孩站在另一邊，自己比划著學煉功。我停下來，走上前去很自然地幫她糾正動作，她沒有拒絕，對我笑了笑，看上去很文靜、溫存。不知為什麼，那天回去後，我就總想起她那個笑容。每每想起她來，就覺得她是那種很知人心的好女孩，和她在一起會很幸福。再後來，就經常在煉功點遇到她，慢慢地就認識了，我們談自己的家庭、工作、生活。她說話不多，總是靜靜地聽著，那份純真、善良深深地打動著我的心。

平淡的幸福

她那時25歲，畢業於甘肅省師範大學中文系，在深圳一個廣告公司工作。她父母那時都還在甘肅天水。她有一個姐姐，也在深圳，比她大5歲，成了家，姐姐和姐夫有時照顧她。

雖然我在家裡也是老小，但是在她面前，我總有那種要保護她的責任感。

上下班之余和周末，我們最常去的就是附近的蓮花山公園，有時一起看書，交流。有時去我父母家，有時去她姐姐家，因為她不太知道如何打扮自己，我有時會拉她一起去商店給她買衣服。

為了幫助貧困的失學兒童，我們倆給“希望工程”捐了三千多元錢，贊助七個在廣東蓮花市的小學生，並與他們建立了書信往來，所以，很多個周末，我們都是在看那些孩子們的來信，分享他們成長中的歡笑和淚水中渡過的。

我很喜歡看她給孩子們寫的信。在信中，她鼓勵那些孩子們珍惜機會，好好學習，娓娓動人地給他們講中國傳統的文化、道德，深入淺出地告訴他們“先人後己”的做人道理。

現在想起來，那是一段平淡而又幸福的日子。

風云突變

1999年7月，這場突如其來的風暴打破了我們平靜、幸福的生活。鋪天蓋地的宣傳攻

勢把我們從普通的煉功百姓一夜之間變成了邪教份子，法輪功從利國利民的气功修煉變成了可怕的邪教，一時間，我們發現自己突然置身於一個被隔絕的境地——周圍都是報紙、電視、廣播的攻擊和單位領導、街坊鄰居的懷疑。



我煉法輪功的情況也很快被報上了省公安廳、人事處，隨之而來，單位領導不斷來人找我談話，要我放棄修煉法輪功。我耐心地告訴他們我修煉法輪功的經過，因為我相信政府一定是不了解法輪功的真相才做出了鎮壓的決定。

由於單位領導對我很了解，也知道我煉法輪功的一些情況，他們都無話可說，但是出於上面的巨大壓力，他們不得不停掉了我的工作。10月，我正式被迫辭掉了在深圳稅務局的工作。

經朋友介紹，我們認識了蕓華通訊公司的總經理何賓，她是人民大學畢業的研究生，還是中華慈善總會的創始人。因為她本人也是修煉法輪功的，理解我們的困境，就幫我在蕓華通訊公司找到一份工作。

在艱苦的環境下，我和雪菲就這樣在好心朋友們的幫助下共度難關。

惡浪沉浮

鎮壓快一年了，我決定去北京上訪。2000年6月7日，過完31歲的生日的第二天，我就去了北京的國家信訪局，懷裡揣著我向政府介紹自己修煉法輪功經歷的信，在信訪辦，講明自己的來意後，就被當場逮捕，送往廣東省駐京辦事處，被關在一個不通風的地下室裡面。被關的5天裡，前前後後被送進來三、四十名大法弟子。

6月12日，我被送回深圳，關在南山看守所。在被關押的近兩個月期間，我被強迫

勞動。

母親在得知這一連串的消息後，精神受到很大打擊。70歲的父親在趕來看望我的途中，因焦急過慮，不慎跌倒，摔成了再生性骨折。當我在看守所看到他時，他手裡已是拄著拐杖了。

父親告訴我，雪菲急得到處找我，打听我的消息。

愛的港灣

我被放出來的時候，看到雪菲，她瘦了許多，她的眼裡滿是疼愛。我摸著她消瘦的面頰，輕輕地說，“我們結婚吧！”她點點頭。

當時我在蓮花北區的房子已經被抄過一次家了，我的行蹤也都被嚴密監視著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我們只是簡單地通知一下雙方的父母，就結婚了。為避免跟蹤和逮捕，我們在市區附近租了一個15平米的民房，開始了兩人共同的生活。未經世事的她，就這樣在逆境中變得越來越成熟。

多少個夜晚，我們在燈下一遍又一遍地讀著《轉法輪》，互相鼓勵，我們知道，“真善忍”沒有錯，我們相信，時間會證明這一切。真的東西，是不打折扣的，總是要有人去為之付出代價。我們願意用自己的平凡心去擁抱真的偉大。

她還是照常給那些孩子們寫信，鼓勵他們。

每天早晨，她都悉心地為我把皮鞋擦乾淨。

每逢節假日周末，她還是記挂著打電話問候雙方的父母。

連宵風雨

2000年11月，我和一個功友去昆明看望那邊的功友們。回來後，打開小屋的門，不見了雪菲的蹤影，我心裡頓

時升起一個不祥的預感，“她出事了”。

我馬上沖出家門，到處打听消息，最後得知她被關押在深圳福田區的派出所。被捕的原因是她在街上發法輪功的真相傳單。

後來得知，在被捕前，她用盡全力將手裡剩下的所有傳單撒向空中“法輪大法好！”

他們不讓我見雪菲，我就托看守所的人給她送錢、送衣服、囑咐她要保重。

在那段日子裡，我一個人常常想起和她在一起短暫而又溫馨的日子。

2001年1月份，我得知她被判了兩年勞教，並被送到了三水婦女勞教所。

傲雪紅梅

為避免再次被捕和關押，2001年2月份，在朋友們的幫助下，我回到了闊別5年的亞特蘭大，在和平自由的環境中，我心裡無時不牽挂著雪菲，和在國內所有那些為了堅持“真善忍”信仰而流離失所、被監禁的朋友們。

兩年中，雪菲經歷了殘酷的折磨，被強迫工作、一天二十四小時被一個犯人寸步不離地監視著、夏天被綁在烈日下暴晒，冬天被脫去衣服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、不給飯吃、摧殘使她幾乎完全失去了視力。

一次在和她母親通話中，我得知，雪菲在獄中還堅持寫信給那幾個孩子們，過年的時候，還給他們寄了五十元錢。

我心底流淚了，是啊，“真善忍”，這不就是古往今來人們上下求索的那種“至善至美”的境界嗎？這是任何人間的強權暴政都打不跨、壓不倒的。

我想起那首我妻最喜歡聽的歌“一剪梅”：

真情象草原廣闊，層層風雨不能阻隔。總有雲開日出時候，万丈陽光照耀你我。真情象梅花開過，冷冷冰雪不能掩沒，就在最冷枝頭綻放，看見春天走向你我。

是啊，冬天到了，春天還會遠嗎？

千里共婵娟

